

一、少年家教、書法啟蒙

少年時期的霍剛受到祖父的啟發與薰陶，認識了傳統書法與水墨藝術，深深影響他的美學感受。霍剛十八歲隨著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來臺灣，在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養成美術才華，他以優異成績畢業，被延攬到臺北景美國小任教，校長為他設立全省第一個國民學校的專業美術教室。霍剛在兒童美術教育的啟發性和教學上，不但看到豐碩成果，自己的創作也開始拓展一條獨特的、具有前瞻性的路。

[右頁圖]

霍剛 靜物 1954 紙、鉛筆 25.7×17.8cm

[下圖]

2016年，霍剛於臺北市立美術館「霍剛·寂弦激韻」個展開幕時致詞。





霍剛本名霍學剛，字柔存，1932年7月23日出生於南京。他從小生長於戰亂的年代，物資缺乏、教育資源不穩定，但是生於大時代變革動盪的他，心志遠大、學習之心堅定，從戰亂與戒嚴的環境中，創造出自由飛躍的繪畫世界。

霍剛從小就喜愛繪畫，七歲時隨雙親逃難，遷徙到湖北武昌，敵機幾乎天天來轟炸，學校也停課了，他無法上學唸書，只好終日在家遊戲，正好有位漫畫家的鄰居，送他兩本漫畫書，引起了他濃厚的興趣，便依樣描繪漫畫書中的畫面圖像，也有模有樣，當時很有成就感。後來想要按自己想法繼續畫，可是沒有圖畫紙可以畫，頑皮的霍剛鬼點子一轉，就將書桌抽屜取了下來，把抽屜底部木板朝天，先在底面畫得滿滿的，看到沒人發覺，心裡很得意，把抽屜放回去的時候，他又發現還可以在抽屜裡面大畫一番。苦中作樂的他，對於這種別人看不到的小趣味還會沾沾自喜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又在家裡其他沒有上漆的地方拿筆塗鴉起來，甚或直接大大方方畫在門板上，慈愛的雙親雖然不責備，但也不甚贊成。

霍家在武昌住了一陣子，戰事愈來愈緊，當時國民政府輾轉西遷，霍剛也隨父母經衡陽遷移到重慶，長途跋涉途經衡陽，不得已暫居數日等待接駁車時，霍剛發現居處隔壁有一間空空蕩蕩如廢墟般的圖書室，室內畫報圖片很多，家具書籍隨意散落滿地無人管理，在他幼小的心靈中，就如同阿里巴巴發現了珍貴的寶藏一般，終日沉浸在廢墟圖書室內翻閱觀賞，而且還如獲至寶撿拾了畫報圖片做



為自己珍藏的資料。後來由於逃難時不便多帶行李，他父親把這些圖畫書籍連同一部分行李另外託給行李貨車轉運，不幸行李貨車中途碰上車禍，圖畫書籍就全部損毀失散了。

逃難到了重慶，霍剛進小學第一次上圖畫課時，照樣臨摹了老師在黑板上畫的一條金魚，得到90分，受到很大的鼓舞。這位教圖畫的老師，除了教圖畫又教音樂、體育，也會演戲，多才多藝的形象深受霍剛年少心靈所佩服，但不久這位老師轉職離開了，霍剛頓時失去心目中的偶像，在學校學習成績忽然一落千丈，產生了叛逆思想，被父母發覺學習退步有異常，就索性要他暫時勿去學校，留在家裡幫忙照顧弟妹，同時安排他開始臨寫字帖。當時祖父從南京寄來的白描手書字帖，霍剛就在家自己臨帖，無疑的，這次接觸是霍剛書法很重要的起步。

1942年，霍剛十歲的時候父親去世，母親在異地無依無靠，只得帶他和弟妹返回南京，回到老家與祖父住在一起。這時期的霍剛在藝術上受到祖父的啟發與薰陶，認識傳統書法、水墨、詩文，有助於日後建立獨立藝術觀的基礎；南京古都金陵延續吳地文風深厚，霍剛的祖父霍銳老先生為江南知名書法家，號稱退盦居士，做詩寫書法，深居簡出，並將書房取名為「還讀我書齋」，常與文人及書畫家朋友互相往來，也時常一同鑑賞品評古董字畫，這樣的身教與氛圍，深深影響了霍剛的美學感受與藝術文化薰陶。祖父看到小小年紀的霍剛，對畫畫有興趣，頗為高興，就介紹了一位年長的國畫老師，但是傳統老學究思想保守，只知道教他寫字及規定他臨摹《芥子園畫譜》，這樣總是依樣畫葫蘆摹寫臨稿，缺乏創意的教學方式漸漸令他感到索然無味，難以滿足霍剛的學習興趣，學習一段時間後也就中斷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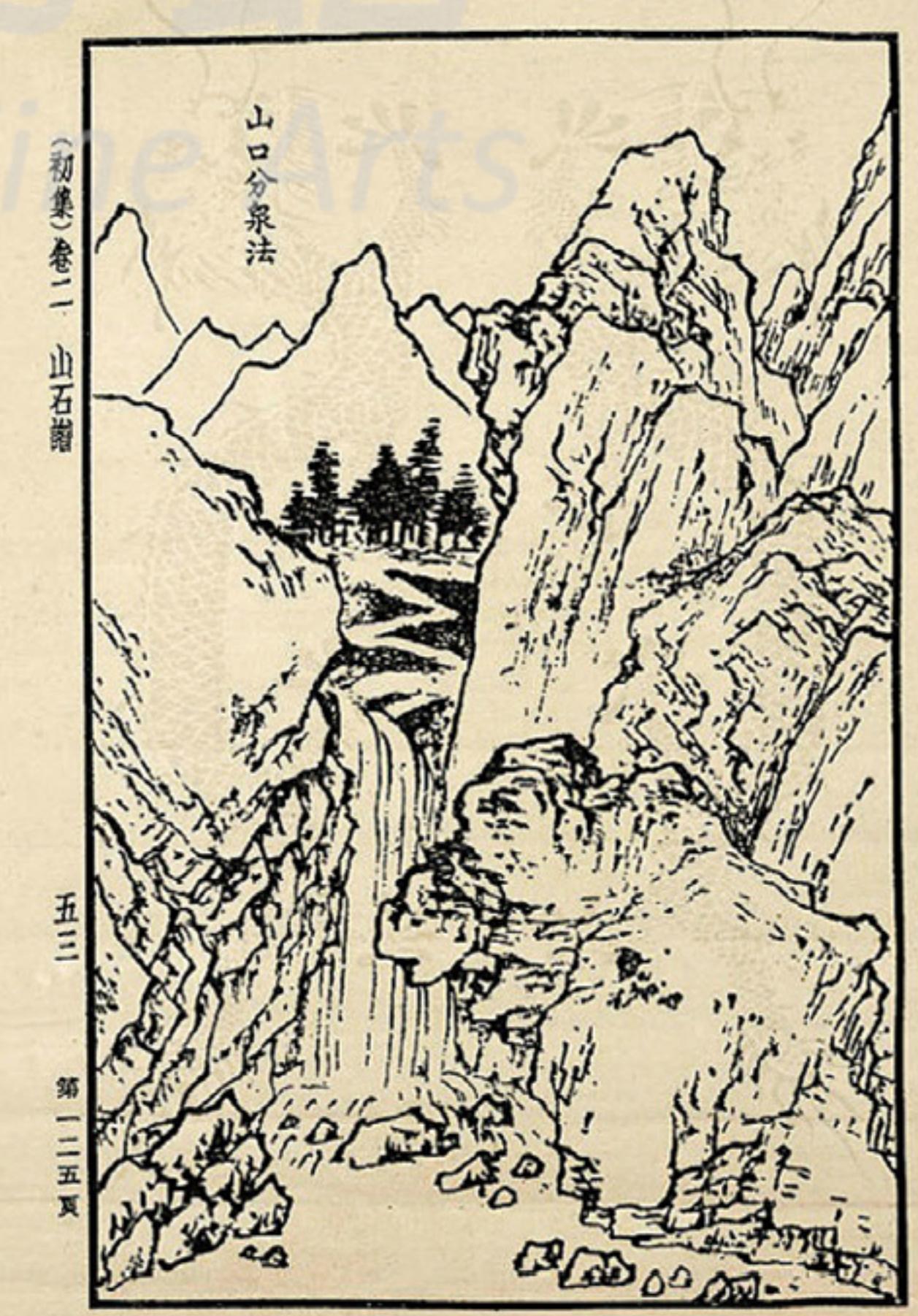
[左頁上圖]
1948年，少年時期的霍剛。

[左頁下圖]
1950年，少年時期的霍剛（前排左1）與同學合影。



霍剛的祖父霍銳。

《芥子園畫譜》的版本很多，
以及其內頁書影。



[右頁上圖]

霍剛 風景 1948
水彩、紙 19×13.5cm

[右頁中圖]

周瑛 作品88-2 1988 総合版 112×145.5cm (藝術家出版社提供)

[右頁下圖]

畫家李文漢送霍剛的作品〈果子〉。(王庭政攝)

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

1947年，少年霍剛十五歲，進入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，當時他的美術教師為俞士銓先生，俞老師以西洋的「倍數比例」方法教靜物寫生，使他開始瞭解初步的寫生原則和透視原理。1949年由於大陸時局劇烈變化，霍剛時值十八歲不得已隻身離家，辭別祖父和慈母，隨著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來到臺灣。1950年霍剛自遺族學校初中畢業，短暫寄讀於臺北師大附中，當時有短暫的緣分認識了在師大附中執教的李文漢，他們師生倆經常討論藝術，李文漢來自上海美專，為人熱忱開朗、富有創新精神，深知藝術創作的重要性，霍剛與之十分投緣，受其影響開始接觸西洋藝術理論，並對素描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和看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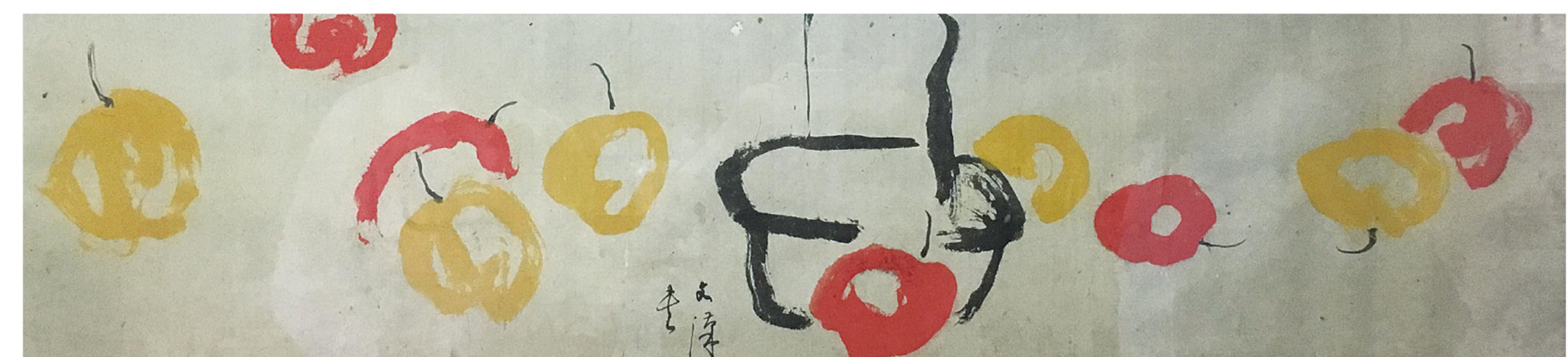
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帶來了一批戰火下歷劫餘生的少年孤兒，當時校長是蔣宋美齡女士，這些戰火遺孤成長茁壯於臺灣，也就深深與這塊土地命運情感相繫，而霍剛在多年後果然為臺灣現代藝術闖蕩出一些成就，在現當代藝術史上做出承先啟後的貢獻。

霍剛 風景 1948
紙、水彩 18×27.5cm



北師成長美術才華

李文漢後來去了新竹，霍剛也進入了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（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），霍剛在藝術科就讀期間，當時的教師周瑛注意到他的心志與一般學生不一樣，曾與他深談許久，問他會不會畫畫？為何學畫？以及分析繪畫是苦事等等，霍剛當時回答：「我喜歡畫，也會塗幾筆，雖畫不好，卻有意志力，我不怕孤獨，不怕吃苦。」於是老師教他正式摹寫幾何模型、靜物及石膏像，學習過程常受到周瑛老師的誇獎，雖然如此，由於霍剛的求知心切，並不以此為滿足，他閱讀許多藝術書籍，如：陳抱一的《人物畫研究》，倪貽德的《西畫概論》，豐子愷的《開明繪畫講義》、《藝術趣味》、《繪畫與文學》及《談美》等等，他不以技巧滿足，更在理論思想上自修，自己在課外充實研究。



[右頁左上圖]

霍剛 水墨素描7 1997
宣紙、水墨 54×38cm
鍾經新藏

[右頁右上圖]

霍剛 上升 1963
宣紙、水墨 53.5×38.3cm

[右頁下圖]

霍剛 運動 1962
宣紙、水墨 38.3×53.5cm

[左圖]

1957年，「東方畫展」於臺北《新生報》新聞大樓舉行。

[右圖]

1953年時年輕瀟灑的霍剛。



任教輔導團最愛兒童畫

1953年，霍剛以優異成績自師範學校畢業，本來依成績應分發到臺北市的學校，但當時臺北縣景美國小的校長特別注重美術教育，大力邀請霍剛來校任教，並應允給他一間專用美術教室，這件事吸引了霍剛，於是放棄臺北市到了當時臺北縣景美國小，這也是開風氣之先，有了全省第一個國民學校的專業美術教室。霍剛非常喜歡小孩子天真純樸的創作力，認為孩子給自己很多啟發，這大概也是霍剛為什麼至今都保有一顆赤子之心的原因。

在景美國小獲得發揮指導兒童發展自由創作，霍剛並開始開展自己創作性的素描和油畫。1957年霍剛二十六歲，以優良美術教師的身份，獲聘擔任全省國民教育巡迴輔導團美術輔導員，到全省各個國小考察輔



[上圖]

1957年，霍剛攝於第1屆「東方畫展」會場。

[下圖]

1956年於景美國小教室前合影。前排右起：夏陽、李元佳、陳道明、劉芙美；後排右起：蕭明賢、吳昊、蕭勤、霍剛、歐陽文苑、金藩、朱為白。



導美術課，給老師們提出建議和協助。同時他將臺灣的兒童作品創作，透過「東方畫會」另一位藝術家蕭勤引介，送到西班牙舉辦「中國兒童畫展」，首開國內兒童藝術推介到海外展覽的先河，當時獲得很大的成功與迴響，在社會上是一件國際文化交流盛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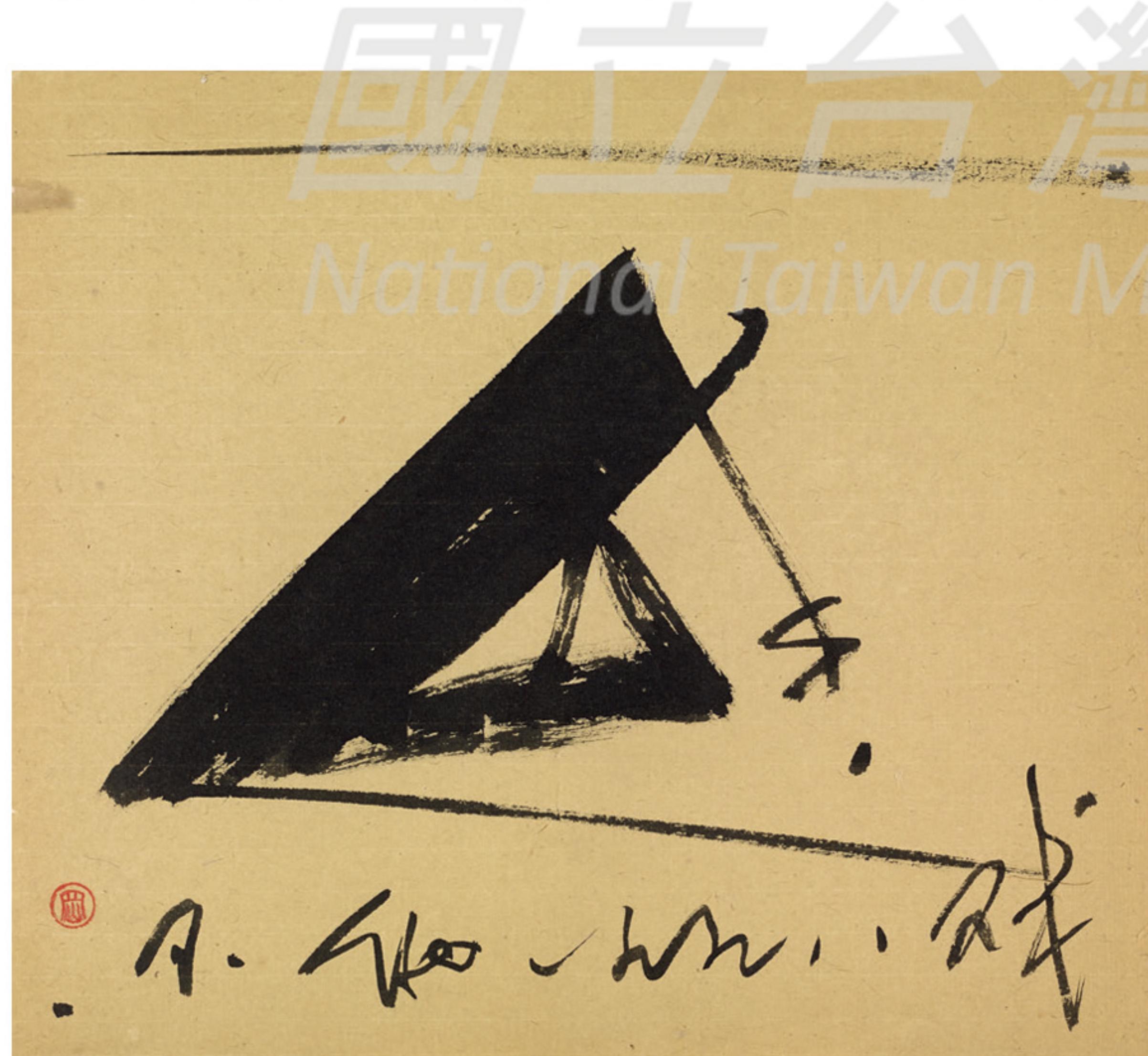
而霍剛自己的創作，參加該年11月於臺北《新生報》新聞大樓舉行的第1屆「東方畫展」，霍剛賣出了首幅畫作。之後「東方畫展」每年舉行一次展出，霍剛作品每年都不間斷參展直至1965年。

1957年，真是很特別的一個關鍵年，霍剛在兒童美術教育的啟發性和教學成果，不但看到豐碩成績，自己的創作也舉辦首展和開始被收藏。霍剛至今還經常提及他最欣賞兒童天真充滿創意的繪畫，他常說：「沒有孩子不會畫的，沒有孩子畫不好的，根本不用教，不要去干涉他，要鼓勵孩子，只要肯定他，孩子有了安全感，好作品就會源源不斷地畫出來。」

他也永遠以一個好奇天真的赤子之心去探索這個五花八門的世界。



霍剛 水墨素描5 1998 宣紙、水墨 43×48cm 鐘經新藏



霍剛 水墨素描1 1998 紙本、水墨 40×47.5cm 吳森基藏



霍剛 水墨素描2 1998 紙本、水墨 40×47.5cm 吳森基藏